ETD

宋多功城石刻

高三尺七寸五分廣五寸二分一行廿一字字徑四寸禩孫二字徑六分正書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四川安撫制置大使朱禩孫

右碑在四川重慶府江北廳西北山中因巖為城淳祐十年築東西二門題字刻於西門上道光丁未夏余偕羅次園丹培拓得墨本

宋龍水縣龍潭記

高三尺六寸廣七尺六寸二十九行行十二字字徑二寸五分正書

龍水縣龍潭記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任輔撰

單闕之歲自孟夏至季不雨民失其蒔愁嗟於无生縣令宋　爲是邑奮然以盡其心徧索境内之神將有禱焉吏

有告者曰縣之北數百步龍潭古迹實有靈積三十年无祠於是專心致志設酒醴致祝自罪以請禮未具而中夜澤已及矣既而禮行遂以告曰澤雖及未足以蘇吾民果將大霈而膏吾民也厥爲神立其堂而圖其象俾斯民知所奉而有報於是昱日復大澍自是有闕則禱如響之應聲於戲得非人之靈於神而神能爲靈於人邪彼嵌崆之下泐汚之水非龍之所處其能福於生民也如此設處滄海之大興雲致雨以時兼濟於天下有異哉在乎人之靈爾因而決爲之堂而

圖之象示民必信繼是而治者
其无忽焉時以嘉祐八年九月
十五日記
陵陽進士牟天益書
將仕郎試祕書郎夾江縣令范亦顏
給事郎守資州龍水縣令宋克正建
□江鄭□□□□□□

右碑在資州北按龍水縣隋義寧二年置屬資州宗宣和二年更名資州遂浪淳祐初廢范亦顏資州人皇祐五年登己卯鄭獬榜進士

宋游寶山院記

高一尺五寸廣三尺五寸二十六行行十四字字徑八分正書首行存四字字徑二寸篆書中下石缺

外臺貢士李
邑之北距五里曰寶山□
且異號為一邑之冠大
樹石藏密蘿泉清泠王
綠篠凡百花卉各有時□
閣爽塏欄楯周合可以燕
遠舒來者之志意宜得其
人每歲孟春畢遊觀之□□
命駕率往而與民同
時而□□
□□

安以靜之□

□言□□

□一日

既簡□

□□□□

軻事之細大

俎酣觴而無謂又何為哉安節□

公之教久矣又聞

公之賞觀不復舉爾率有激焉

巖壁之右以永其起云時嘉祐

七月十五日

進士喻天休□旭水進士張

廣文生范舜□進士張鼎臣

五面山講經僧意祖鐫

宋萬州西亭記

高二尺三寸廣三尺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字徑八分正書

萬州西亭記

亭據郡西地藏靈勝以是名章章焉聞於峽中嘉祐捌年冬

上命駕部外郎東平東公守南浦郡郡瀕江蹲山土瘠而民嗇

居室多草茨井閭之間櫛比皆是　公下車席未皇煖火災屢

作　公患之乃籍郡之羨緡市材具構廣厦于西肆屋通衢而

丸之亡慮二十有二極築水防表火道其害始息居民便之商

賈貿易亡曝濕之苦未數月事舉政平時和訟簡　公命僚屬

醼于所謂西亭者　公周覽而駭曰此三峽之絕致也形勝之

美出於自然非人力所能為爾一面層崖列屏障也數畝方池

□蓮茨也水石之幽雅魚鳥之游泳天其以此遺余非余成之

而誰也池之西北舊有浮圖之宮四至和元季魯公虞曹剖符

此地始建三亭焉曰高亭曰鑑亭曰集勝集勝之前列射堋殖

花木焉歷數政不葺　公乃度池之南岸創亭曰碧照取池水

之淨淥也步亭之東搆土地之祠所以妥安神靈也直祠之北建亭曰綠陰取柳陰之翳茂也循亭而西有石方丈如席　公命鑿之引泉環注其間爲流桮之所命亭曰玉泉亭之南有石突起　公命方之以爲碁局結茅爲小亭而覆之繇是池之周回皆有亭榭大抵　公所興創多矣如市之佛宮西津之大仙祠重脩公府之前蘭皐亭舊名濟川亭蜀人張俞賢良作記麗弗耗於官弗勞於民每良辰佳節與賓寮張席于是極游觀之樂　公曰是景也非獨以適已而娛賓抑將以遺後來之好事者　公以治平三年春受代還臺臨行命駕於此憐是佳山水之勝顧謂儀曰尔爲我誌其事謹按　公之政所宜書者二夫興利除害仁也趣廢倂圮智也　公之心乎仁且智其幾於道者耶時二月初吉南浦令劉公儀記

將仕郎守南浦縣尉兼主簿孫　鑑　上石

右碑在萬州西按萬州唐武德初置南浦州治南浦縣寺曰浦州貞觀初更名屬山南東道宋屬夔州路明洋縣屬夔州府東公名莊嘉祐間知萬州蠲多火災爲募陶人易瓦屋並教儲水以備民害始息見輿地志魯公名有開字元翰以從父宗道蔭入官知確山縣又以區鄧莅南康嘗對言新法初行遠在異日左遷杭州通判遂知益州濟川亭作記之張俞字少愚有詩載入全蜀藝文志劉公儀合州人妻孫學進士藝文志亦有詩

宋榮梨山二祠封賜勅書記

高五尺二寸廣三尺二寸三段段二十五行行十字至二十三字不等字徑寸餘至四五分正書

中書門下牒

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狀准中書批送下諸州府軍監等奏准赦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號者並以名聞當議特加禮命看詳榮州榮梨山神祈禱有應山川之神合封爵號伏候指揮

榮州

榮梨山神

中書門下牒榮州會應廟

太常禮院奏准中書批送下諸州軍監等奏准赦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號者並以名聞當議特加禮命內雖有爵號而褒崇未稱者亦仰聞奏今看詳榮州榮梨山五龍池祠堂係山川之神祈禱有驗合加爵號伏候勅旨

榮州榮梨山五龍池

右上段

牒奉
勑朕秩百神之祀非特以
爲報亦所以致吾誠也守
臣稱尔之靈能爲民除災
而降祉是用錫之侯爵昭
尔有功神其鑒哉永庇于
兹土宜特封
靈應侯牒至准
勑故牒

熙寧八年十月日牒

禮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中段

祠堂
州狀稱在榮德縣界
山高五里上有池旱
不涸雨不溢祈雨有
應圖經亦載

牒奉
勑宜特賜
會應廟爲額牒至准
勑故牒

熙寧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牒

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元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
工部侍郎平章事吳

滎梨山二祠封賜勑書記

唐壽烈字

郡之東北十五里山曰滎梨慈雲寺在焉中有二祠曰山神曰五龍歲或水旱祈之屢應熙寧乙卯歲十月詔命封神爲靈應侯郡吏不知典故以爲龍與神併封焉乃徙山神之象合于龍祠以就榜額位貌瀆亂獻奠淆雜事弗恭順謁款之人卒莫知誰之爲靈應也連年災旱豈不緣此今年六月壬午又被詔勑旌五龍之祠曰會應廟薦奉朝旨躬行祭告始得詳究差謬既嘆且駭□□□工洎日遷而正之靈各異位是時亢陽已累月畎畝□□因爲二詩書之屋壁以感動神聽不日而雨甸浹之間閭境霑足焦枯再苗民獲善歲噫

主上宵旰憂邺黎元常慮水旱作沴赤子不得飽凡山川上下之祀罔不畢舉屢詔郡國尚恐廢闕雖堯湯之憂勤亡以加柰何守土之臣□誤若此何以仰副

宋刻唐越王樓詩并序

石連額高約六尺六寸廣二尺九寸十四行行三十一字字徑寸六分正書額六字字徑四寸篆書下方泐三字

越王樓詩并序

唐綿州刺史樊宗師紹述文

綿之城帝猖獗掀㬋威瀰石硝馳涪瀨左淩淩紅穗蓉天池送行癸壬且 掬跎踢于西北蟠紅顧青越王正故爲樓重軒甍飛門㬋牕蒙金蹇蹇予始登謂 日月昏曉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遘霜辛露酸星辰介行神鬼變化草木頡繡騫 銜蓑芰皆可察極既縈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崗斷暴遠近山嶔嶔若闓之東皇 天原開見荆山我可黃河瞷然爲曲直淚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苦其目 果星星過歸果星星過歸尚悲不能解重爲詩以釋益不可顧謂郡中諸君能無 有口口以蘂艷其念蓄云

危樓倚天門如闓星辰宮褒薄龍虎怪洄洄繞雷風徂秋試登臨大靄乇 喬空不見西北路考懷益彫窮石瀨薄濺濺土山杳穹穹昏人愴爲逝所適酡顏 紅令我茲之來猶挍成歲功輟田植科畝游圃歌芳叢地財無叢厚人室安取豐 既乏富庾能千萬慙文翁

元豐元年正月戊申汲郡段緘安道書并篆

宋尚書都官郎中知綿州事戴蒙正仲立石

鐫者劉瑤

右碑在榮縣榮梁山按榮州唐初置州治公井縣永徽初移治旭川屬劍南道宋屬潼川路紹熙中升紹熙府端平三年徳治宗祐後廢元末復置榮州屬嘉定路明降縣屬嘉定府按史宰輔表熙寧三年王珪以礼部侍郎參知政事熙寧八年元絳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熙寧九年王珪以礼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充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中郎銜即其時也

右下段

上意且
詔旨丁寧明白尚不能如遵況乎法令洲□百門千目失於
詳引其爲害豈不多矣昔人有以拾遺爲十姨留仁爲劉
小孤之嫁澎浪信有之矣恭神庇民守令之□也宜書
避恭刻　二詔書以傳不朽熙寧丁巳八月戊寅
朔日昌薦謹記

將仕郎守司理參軍□□□　將仕郎守司戶參軍吕吳□　書丹
承奉郎吳理評事軍事判官□□□　森郎守仁事參軍兼□□□吕楊□
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紫臣趙　西頭供奉官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臣劉

立石

右碑在綿州越王廢宅在州治西北龜山巔唐太宗子越王貞爲刺史時建按唐書樊澤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有治迹東坡集有送戴嵩赴成都玉局觀詩蒙字正仲

宋富樂山興教禪院使帖并開堂記

石連額高約六尺三寸廣二尺六寸上下兩段上段二十二行行二十六字下段十八行行存十五字字徑五六分至徑寸不等額四行行二字字徑三寸五分篆書石下缺

□□□□師開堂□記

使　　帖

據僧司狀申准　使帖指揮仰據都僧正賜紫承雅與在州僧俗等狀乞請富樂山　勑賜興教禪院賜紫僧　智海　和尚升堂爲衆傳法住持如無違礙即依申照會僧司仰准　帖命指揮下富樂山勑賜興教禪院照會去訖緣上件僧　智海　和尚未蒙使州出給補帖具狀申乞指揮□智海補帖付僧取執開堂照會者右具如前撿會昨據都僧正賜紫承雅僧俗等列名狀稱伏覩富樂山　勑賜興教禪院自先長老開立山門廣隆佛宗□□□□說法指迷後十數年其法嗣有智靜和尚上堂傳法三紀□□

□師弟海□師開講成都緇素雲集道高□□□和尚□□誠出
□□□心□□乃韜光謙退以性自守□□□□□□聞說法
□俗□□請□□師升堂爲衆傳法住持□□□□□乞諾所請
而□等□亻亻法□在　王臣不敢專擅具□□告乞指揮使州
尋行□下僧司仰依前申都僧正賜紫○僧俗等狀所請富樂山
勑賜興教禪院□和尚升堂傳法自持如無違礙即依申照會去
訖人□僧司副□所申事□事須給帖付智海和尚□取執一依
□僧正賜紫○并僧俗等所請於富樂山　勑賜興教禪院升堂
爲衆□法住持　時大宋元豐肆年叁月拾壹日帖

司戶參軍樂□權錄事參軍□□

軍事推官王　押

朝奉大夫通判軍州事馮　押

朝奉大夫知軍州事王　押

右上段

緜州僧俗衆請富樂山智海大師開堂

將仕郎守緜州巴西縣主簿朱

夫西竺教文須憑於講說南方祖印惟
空門必資妙法在悟未悟本諸性有情
所未悟由聽而遂能悟情之始無得言
氏子傳法聽法之旨也左緜勝境惟富
方袍共集尚有迷方之礙願聞演法之
僧正賜紫承雅而下僧衆檀越暨諸衙
衙同請本州富樂山　勑賜興教禪院
以今四月初一日就山門爲衆開堂
聖壽無疆之永次以開合生未達之

言辯通博外堂結坐與衆問荅其真於
徒出迷津而趣正路乃
師今日開堂之始也願聞博言幸甚請
大宋元豐四年辛酉四月一日管内都僧正賜
德珣 德璋 德微 德巒 德節 德潤 監院德
山門法眷 天池山釋自訥書 張昇刻字 住持
惟堅 惟皎 惟古德和 道嚴 道憲 山口

右下段

宋郭子皐重陽亭題記

高二尺二寸廣五寸四行行二十六字字徑七分正書

李義山記重陽亭曰作亭東山以醉風日而不紀名亭之因予嘗讀
張平子西京賦有云集重陽之清澄釋者曰上爲陽下爲陰清澄亦
爲陽則斯亭也上據高巘下瞰澄溪昔蔣侑名亭之意其得之於此
邪聊釋碑陰以告來者元豐六年重陽日權知軍州事郭子皐題

宋郭子皐重陽亭記碑尾二行
右碑在劍州鵶鳴山頂費著氏族譜郭子皐輔中子最知名
嘗知大邑均三色灌輸人歸為平歷知昌劍利三州

宋贈北巖院僧人詩

高一尺五寸廣二尺五寸十五行行十二字字徑寸正書

贈北巖
多
者
義張　行
山得雲居子隆
有侍者□訢如
掃清狐兔窟鑄出黃金□放開
眉光陞寶坐灑大法雨遍閻浮

右碑在簡州北巖院志未載按盤石縣遥周置資州資陽郡

宋元豐甲子歲夏四月新
請子隆長老重興北巖禪
院范道者屢干予記頽懶
不能作因成此詩與之明
年季夏資中盤石縣主簿
廳睡軒書
七夕日僧德欽書丹立石
童行刻

宋富樂山詩

石連額高四尺三寸廣二尺七寸上下兩列每列十六行行十二字字徑八分額八字字徑二寸八分末一行行二十九字字徑八分正書

四位大夫紀贈

詩贈
富樂山海公長老
知巴西郡事王綱

心地如今不動塵大千境界百
年身掩關明月上峯頂滿座清
風生玉津雪嶺松筠爲節操石
樓鍾磬度昏晨巳同七老
圖嵓壁便是龍華會裏人

拙詩奉贈富樂山
海公禪師
致仕涪川居士宋球

遊遍西南轉法輪海公遊行西州講經歸來挂
芙蓉溪畔石連松殿閣崢嶸倚
半空一念超居無色界幾人長
住廣寒宮佳賓喜上山頭月
密友時來竹下風除却少多元
本物泥牛哮吼任西東

拙詩五十六言贈
富樂山海公長老
通判軍州事馮如晦

宿富樂山贈
海公禪老大師
無知子杜陵戴蒙

山名富樂冠三巴佛子今生

宋石篆山佛惠寺記

高六尺三寸廣三尺三寸二十二行行四十四字
字徑寸正書第十二行多一字第十四行多一字

詩碑

錫舊溪濱　師心皎皎潭中　此出家　六祖禪宗心頓悟碧
月世俗悠悠几上塵白雪眉毫　雲詩句衆爭誇虎聞講法馴高
俱晚暮碧雲章句獨清新近来　座鷗識忘機立淺沙　八十餘
素壁皆圖像如滿聯成七老人　年無俗慮只應　幽會有蓮華

大宋元豐八年乙丑歲九月重陽日天池山知表白　自詠書　院　沙門　德澄　立石

張賓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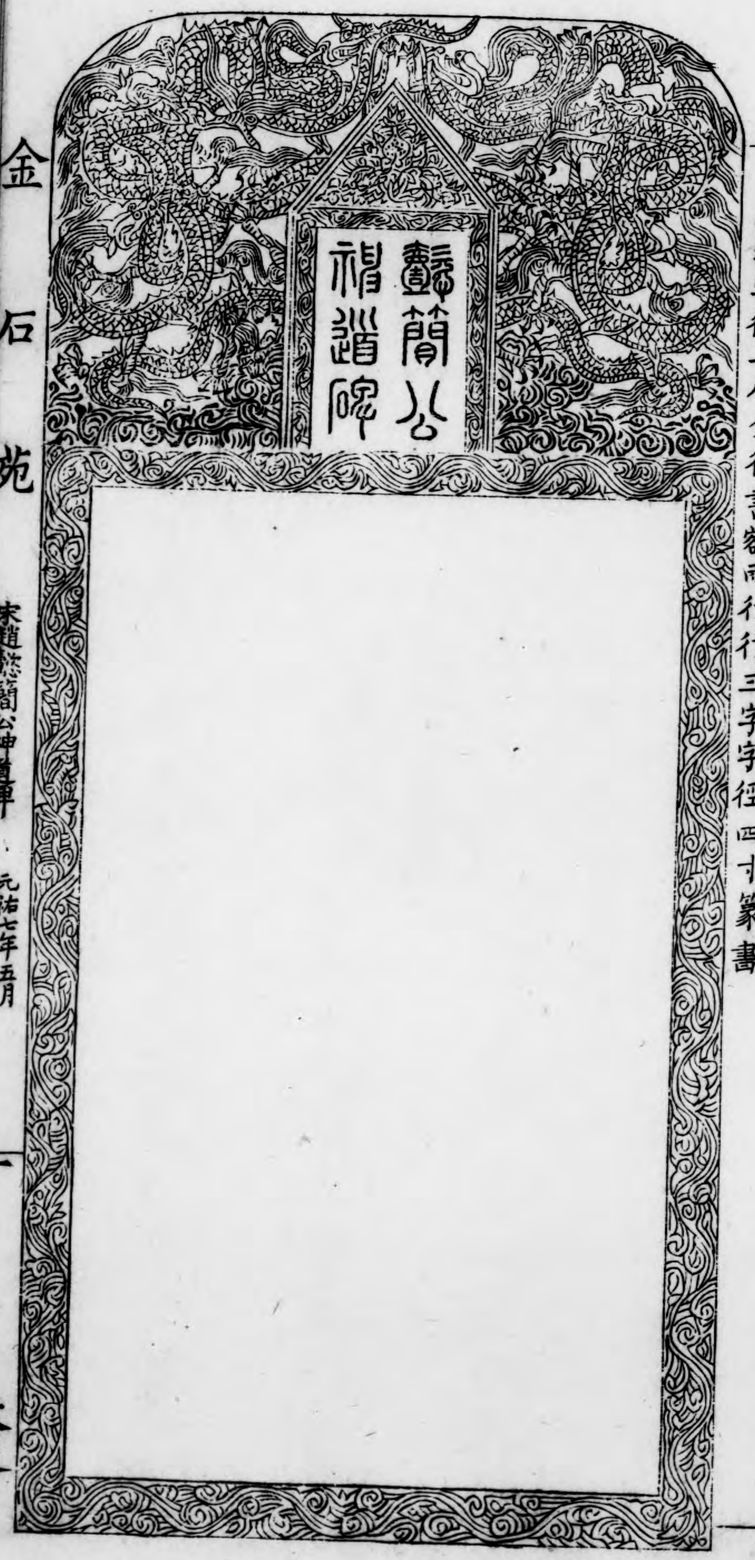
譬人　撼動諸爷像及折伐龕塔前後松栢栽培記

釋迦如来滅度于今二千三十九年其教流於中國幾千年矣中間為建後立宗多古復引所斥似是而非因以廢與而終不至於泯滅者其教能使人愚者避惡趨善息貪能使人賢者悟性達理不昧因果是於先王致治之禮法蓋有所補而不可一日亡也予讀佛書年体脩行持齋有日矣生佛未法不親佛會不與勸請去佛時遠思作佛事而莫之能也於是稱力復斯以錢五十萬購所居之鄉勝地曰石篆山鑿崖刻像凡十有四曰毘盧釋迦彌勒佛龕曰爍盛光佛十一活曜龕曰觀音菩薩龕曰長壽王龕曰文殊普賢廿廿龕曰地藏王廿廿龕曰太上老君龕曰文宣王龕曰誌公和尚龕曰藥王孫貞人龕曰聖母龕曰土地神龕曰山王常住佛會塔九龕堂塔前後左右併植松栢及花菓雜木等元祐五季諸像既就所植亦皆長茂去時即日往往爲鄉人瞻禮趍從之所予漸老不及見子身之後子孫智否有能成予之智而常切護念者因書予志以告於人一者九龕堂塔像所作永以財貨為悋精擇奇工不計時日及金綵粧繪褫每親拂拭人或不思妄加毀破及癡小嬉戲不為告諭二者龕堂塔前後各十丈地不架屋宇為專植松栢及花菓本蓋以謂屋宇之庇經久不葺則頹弊而松栢之茂愈久而彌覆愈密人或不思妄加折伐三者趍禮之人皆善知識其有不善之人肆很恃強侵凌暴或酗酒博簺以致爭競如是三者寔非予所造像之志苟不知所戒則恐種福之地反長禍根且地獄天堂不過一念之間而報應分明猶形影聲響人所宜覺知者也若今所造龕堂塔像同為愛護龕堂塔之前後左右各十丈地松栢及木得無伐莊禮之人各生歡喜心共起慈悲行共成佛事以畢予志乃幸予本遂州潤圍人父應役小溪因舍縣之北隅天聖中予九歲父以避役居昌元今賴川宅且病旻時小溪方買旁居人宅以廣公宇既賣宅又聞父病尋來寓居於此因置古村銅鼓石蒙庄各種松栢數十萬餘辛酉年輙以三處庄均付三子且歲貯二千斛以充齋粥湯藥之具凡造像所廢皆其餘也予孫勿以所付田疇園林為不均與与龕堂塔前後左右十丈地內松栢苍木為未分而折伐之以自取禍近歲鎮州得古鐵塔其間造塔人名姓二皆今時人又今知雲泉縣傳奉議者於長松山公夢尋佛像削土石上得唐大曆年造佛像碑記亦官姓名因畧記本末安知百千年之後不覩於此

元祐庚午歲二月十五日嚴遜記

男駕　于程　騭刻石

堦遂州表白僧希畫書



宋趙懿簡公神道碑

碑連額高一丈三寸廣四尺一寸五分三十八行行八十四字字徑七八分行書額兩行行三字字徑四寸篆書

宋趙懿簡公神道碑　元祐七年五月

大足

宋中大夫□□□□院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左朝散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撰

左朝散郎龍圖閣待　制知永興軍府事蔡京書并篆額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戶部侍郎趙公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三月丙寅薨于位年七十有二訃聞　皇帝　太皇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哀輟視朝二日賻襚加等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諸孤奉喪歸葬屋　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誄公行而銘諸墓其孤又以狀請于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祐之初　太皇太后保佑　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凡所建置必視　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內歡欣震動頌詠聖德如　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公名自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為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　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寬厚清靜息兵省刑民無勞役四方安枕公既沒而人皆歎恨以為未盡其用也然則宜

以是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翰曾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諱彬祖妣岐國夫人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剛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翔今為盩厔人公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初仕為孟州司戶參軍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圭田修學校鄰邑之士裹粮而至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為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今稱誦之以祕書丞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絶水訟民以比名杜改太常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雜夷獠險甚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汶川因條著其詳為西山別錄及熙寧中朝廷經略西南就公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吳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慎賞罰廣聰明更積弊帝嘉納對垂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公言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使者責成守臣章三上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公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對力言乞追還昭明等不則受顯逐帝為改容納之二年秋京

師大水　詔百官言事多留中公請悉出章疏付兩省官詳
擇以聞　帝從之先是六月　詔議追尊濮安懿王典
□□□上□□□□□□是頗與建議之臣對辨以定邪正章七
上又與呂誨等合十餘疏既而　皇太后手書尊濮王為
皇三夫人並為后公杜門請罪翌日　詔令速赴臺公懷侍
御史勑告納　帝□□公□□□□詔□□敕□□□□
以死爭之劾議臣與中人交搆惑　母后降手書及欲歸
過　至尊自揜其惡其十月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
入對延和殿　帝問濮園議公曰　陛下為□□□
□□□而□□□稱□□即二父非典禮　帝曰卿嘗見朕
言欲皇考濮王乎公曰此乃大臣之議　陛下未嘗自言
也　帝曰此中書過議朕自數歲　先帝養以為子
豈敢稱濮王為皇考□□□□□□□□中□□□□□天下之
疑是時連日陰晦　帝指天色示公曰天道如此安敢□
□尊濮王乎朕意已決亦無庸宣諭公曰　陛下祗畏天
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非臣愚所及　帝□□□□□
□□□直□□決□□□之會建議者言於　□□□□
□□並立□□□□□公使還待罪乞與誨等同貶不報
閤門延公入對復懇請　帝曰卿欲就龍逢比干諫爭之
名乎孰若學□□□□□□□□遠□□心□□□曰臣

何敢擬倫前賢□□□□□□□□□□□□□之□
□□十一上遂□□□□□□公□亡天下　□□□
□遷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就除樞□□□□□□□
□□□對□□□□□□丹□奏事　帝問曰卿為監司
久空知青苗法使也公曰□□□行之□□□□□詔民
□□□□　□□□□□訃□□□□使時□□□
□□□人望□□□□□□□□□其□□□□□以亻
□知□□□公不聽由是不□留　京師□□□□車□
□□□□□□□□□□□□□公知□□後□□言頌與
事酬復以公為□□□□永興軍路轉運使以親老□□□
□□□州□□□□□□□錢重欲置交子以權之命公制置
公以謂交子特本錢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轉運使
皮公弼□不入□□上　朝廷方以事委公弼移公京西南
路轉運使以親老不行□□□□□□□□□□□里除提舉
鳳翔府太平宮丁太尉憂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　令
天子嗣位轉朝議大夫名為太常少卿拜戶部侍郎元祐三年
請老　優詔不允其四月遂輔政封開國侯同追對憲□□
□□□材□□□□□□□□遷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
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任自元豐中河決小
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　先帝詔曰東流故道淤高理不

可田其勿復塞乃開上□□□□□□□□□□□□□□是□□□□□□□□□□以公□開河役夫三十萬用梢木二千萬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而遽興此大役臣竊憂之今　朝廷方遣使相視果以東流未便宜亟役之若以為可田宜為數歲之計□□□□□□□□□□□□□□

六年歿追贈益昌郡夫人子四人孝諶知瀛州録事參軍嘗舉
賢良方正獻誠以知唐城縣□□□□□立□□康主簿三舉
進士皆強學力行是似是宜孫男六人基郊社齋郎垂假承務
郎暨右承務郎壁幼卒墾堅未仕孫女六人長適渭州華亭縣
尉司馬桂次適潞州司理參軍穆京次先公二日卒次適□□
□□□□豐□□□□□幼曽孫男三人□□□公所著春秋
論三十卷史記□□論三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
十卷西山別録一卷惟公在　仁宗之世為循吏事
英宗為争臣　神廟朝□□□□□□□□□□從民所
望□大用之而居位未幾功業不究然其著見之効已暴於天
下炳於後世列於太常藏之史官考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掇其
大者揭之神道以詔于無窮銘曰

挺挺趙公　惇德有容　遺我後嗣　實自
祖宗　在　仁宗時　公始試吏　民曰父母
来予攸壁　簡于　英宗　正色匪躬
帝欽良臣　曰惟汝忠　爰暨　神考　公心
如一　言有違從　不撓其直　二聖曰咨
汝惟舊臣　亟其就位　翊我樞鈞　元祐
之政　惟天是若　天聽于民　惟民是諾
公在廟堂　四鄙戢兵　靡有内外　皆吾

孩嬰　天嚮仁人　錫公壽考　方終相之
不慭一老　南山有虧　公名永垂　過者
必式　忠厚之碑

元祐七年五月癸未朔二十五日丁未建

京（敏鐫）

右碑在大足縣北山石洞摩崖作碑形按宋史及碑均言公
塟於盩厔孟兆社先塋不識何以立碑於大足張介侯澍以
為或其子有為昌州守者故刻於此亦屬臆斷闕疑可也宋
杜大圭名臣碑傳集載有此碑大圭蜀人當即於石本録出
者

宋虛鑒真人岑公贊

石連額高四尺七寸廣三尺二十四行行四十字字徑六分正書額三行行二字字徑四寸正書

虛鑒岑真人贊

萬州虛鑒真人岑公贊并序

朝請大夫知襄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兼提舉房隨郢州兵
馬巡檢公事柱國借紫岑　象求　撰

周文王異母弟耀之子渠成王封諸岑古梁國岑亭是也漢魏
而下隸南陽棘陽縣今唐州湖陽西北四十里有棘陽城蓋岑
氏世家於此黨錮起公考避地鹽官更為鹽官人其後仕梁居
江陵隋末天下亂公浮江逃難至南浦愛龕巖之邃止其下片

衣粒米悉無所營宴坐凡二十年兀然逝去郡人慕公塑像龕
間世世奉口無懈唐獨孤霖叚文昌皆為文紀公之德熙寧十
年夏五月大旱靡神不舉久新膏澤守臣諸公懇禱即日雨大
霪一境霑足部刺史表其事
天子嘉之有詔賁勅贈公虛鑒真人耆艾延請建妙庭觀置巖
前俾黃冠之徒日薦香火公之道遂大昭著竊原公去此餘六
百歲名迹幾泯一旦神靈顯發稱謂與莊老文列等其故何也
請以宗姓言之光武起宛葉征南以才武奮兵行如神所向風
靡位叅四七之列梁武苦於奉佛寶唱以術業敷揚祕典首載
僧史東晉僧猛以孤節卓行冠比邱尼唐太宗經營洪業中令
景仁以清才奧識為房杜亞匹或迹輝清簡或名標寶藏皆事
著一時譽高當世今公趣尚唯清虛靜默未嘗有一言垂後寂
滅已久而隱德陞聞膺此寶籙聲實暴白與嶺雲江月輝映三
峽品目高遠殆非偶然蓋征南以功唱以學猛以行中令以才
而公以道修蘊含蓄深淺不同故其報有崇卑久近之異無足
怪也郡守蓋君休璟謂予忝預末派使來求文故為述其由來
而繫以贊云
虛造沖漠子鑒徹幽隱秉德既然子稱號惟允靜無所營兮空
無所蘊稽神靈之顯發兮庸詎非道力之強暨公居此巖二十
年兮萬人奉公也甚莊公去此巖二十世兮萬人想公其未央

孤雲投壑兮謂公之秩段雲垂岫兮思公之裳公乎易歸兮儼
遺像於巖房望空峒之遼邈兮謾傳廣成之修鍊顧石室之依
然兮深悵赤松之弗見念餘泒涓涓其不泯兮振起奚望於孤
生惟眞迹之綿綿兮無預海田之變

元符元年六月三日陽翟李廌書

南京進士戚逵題額

奉議郎權知萬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武騎尉賜緋魚袋借
紫蓋休璟

元符元年九月初十日立石 □□□

□庭觀主□□□

□州匠人□

右碑在萬縣岑石洞原誤以縣志所載全文是之岑真人隋
岑道願也道願江陵人隋初避難三峽已万州江南山下倣煉百
餘歲號玄居貞觀十二年以青羊屬商人令往巖下迎之
商人不從且怒波深當怒乃返詣巖跡看遂行無雲岑象亦
按宋史本傳字巘起梓州人終宝文閣待制李廌本傳廌字
方叔陽翟人以文字見知於蘇軾元祐初軾知杭意在尋廌
以魁多士及拆榜悵然廌竟無成而卒有濟南集

宋勅賜遂州廣利禪寺善濟塔記

石連額高六尺四寸廣三尺二寸二十行行五十
字字徑寸正書額六行行二字字徑三寸篆書

勅賜遂州廣利禪寺善濟塔記

勅賜遂州廣利禪寺善濟塔記

瀛州防禦推官知胡州武康縣事充轉運司管勾帳司張康時書篆

諸佛世尊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開示悟入直指心源即心
是道心了則道光明即道是心悟道則心徧現周流無間然後
道心成立一毛端具大千界此克幽禪師善濟之塔非滯名着
相之所能了也幽本唐大歷時人得法於益州無相禪師東川
節度使杜公仰其道業懇請演法于此正元初入寂建塔寺逡

之西遭會昌毀滅塔圮成池白蓮化生人駭其異山谷之間光
相還遶紅雲亘天地布銀色觀音聖相髣髴在中相國瑯琊公
掘尋靈蹟得鈎鎖骨如紫金聚時皆云觀音大士之化身復爲
建塔立殿其側時縣僚屬僧道士女無貴賤老少傾心崇敬水
旱祈禱隨感而應靈異變現世實希有前後在政沐浴慈惠未
聞奏請　旌表神貺崇寧改元　州牧尹公申稟　漕
臺　轉運判官謝公親睹殊相大現山谷又知靈應之蹟極
甚奇妙特爲奏請聞之于　朝事下大常　勑賜今額越
明年孟春上休前一日本寺傳法沙門逢原普會僧俗置齋落
成闔郡瞻企如積山岳于時梓州爲　轉運判官許公嗟嘆聖境
法會殊勝捐資供燭置諸塔前共成其美三人者非授記曩劫
安能啐啄同時崇建大緣昔者阿育王多建寶塔高廣無量或
居天上或散人間或藏巨海其數八萬四千凡一十有三級自
餘或七或九或高或下聚沙累石等級不一巍巍堂堂功德難
盡唯祖師塔實無限量雖然塔爲其相善濟乃名以名求相相
未即貞以相立名名固非實如是則相無自立名乃本空名既
屬空相從何立着相者無繩自縛滯名者說食與人上下諦觀
俱非了義衆生歷劫迷謬不能了達息間作是言傻去名徹名
去相捨妄求貞不知名相一如真妄同體徹之與去是猶適越
而北轅非唯行之不至抑又愈遠而不可近焉於戲大道無形

莫窺涯涘貞精獨立迥脫纖塵宇宙爲之高卑日月爲之流轉
四時爲之代謝萬象爲之隱顯名相不壞徧體混全一法不含
萬象泯默豈非無上至真至妙之本歟後之人睹是相也見精
匪他聞是名也圓通無礙然後知克幽禪師本不寂滅觀音大
士非□□前妙智力中寂多方便謹叙其所以而誌諸石云

榮州軍事推官馮世雄撰

奉議郎充梓州路轉運司勾管文字賜緋魚袋
孫詔
朝奉郎通判遂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管勾軍
州事武騎尉賜緋魚袋何修輔

朝奉郎充梓州路轉運判官飛騎尉賜緋魚袋許安石
大宋崇寧二年歲在癸未二月五日朝請郎充梓州路轉運判
官兼提舉學事飛騎尉賜緋魚袋謝鐘立石

宋重刻漢車騎將軍馮公碑

石連額高八尺五寸廣四尺三寸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字徑二寸隸書額二行行五字字徑四寸篆書後序十三行行六十六字字徑八九分正書下端泐

漢故車騎將
軍馮公碑

君諱□字皇卿幽州君之元子也少耽學問習
父業治春秋嚴韓詩食氏兼律大杜弱冠詔除
郎還□任郡歷諸曹史褚郗主簿五官掾功曹
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逼直羌亂以德
綏撫□沐行到官由載功稱顯著郡察廉吏
州舉尤異遷楗爲武陽令誅疾彊豪以公去官
部廣漢□駕治中從事辟司空府侍御史御史
中丞習使徐楊二州討賊范宏朱生徐鳳馬勉

張嬰等□迫州郡進兵正法復辟司徒府廷尉
左監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隴西太守
坐問吏□司不分去官以羌驍動爲由府所表
復家拜隴西太守上病辟同產弟徵議郎復治
書侍御史□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車騎將軍
車征五涼壘寅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
斬首萬級□汉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逋實布
卅萬疋不費官財振旅還師臨當受封以譖言

秦河内太□中常侍左悺弟坐遷位拜將作大匠河南尹滎拜廷尉泰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太□太守劉瑣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任左校後詔書特貰拜屯騎校尉滎廷尉泰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遷位亢康元年十二月薨一要金紫十二銀艾七墨綬將軍體清守約既未遷塋遺令墳瑩取減刑而已不造祠堂可謂履真者矣恐後人不能紀知官所吏歷故□石表績以哭來世孝桓皇帝以命將軍討此彊夷有桓桓烈烈之姿曰誣為桓

濟遠　馮將軍舊碑後序

馮公靈跡異効渠人受其賜爲日久矣獨墓銘不知所在稟自崇寧改元來守宕渠下車之始躬率僚佐敬謁　神祠凡有禱祈無不立應稟嘗感其錫祐顯著於渠□者多每與流江知縣奉議蒲希尹更訪其事實旌其　功德一日郡進士李權趙甫或得其碑於史君鄉南陽村字書點畫雖漫滅殘缺

然猶髣髴可辨而李權來告□曰　馮公墓銘埋漫于坵
土者幾千餘年今方得之豈非　神之靈異待公而顯乎
稟甚嘉其言而李權當年預鄉薦趙甫登進士第　神之
靈効茲爲□□自得其銘之後一郡之內年穀□豐歲無荒歉
人少疾疫　神之降福已昭昭然夙夕於此懼無以報
神之所賜一日而渠之鄉官民吏董察宣義等列狀□□
神之豐功美績曰　應民□即東漢之名臣生有功於國
歿有惠於民固宜褒優顯加爵命稟乃應其誠而爲之申請蒙
朝廷將加王爵
先賜廟額曰濟遠茲可以見　神之顯効豈小補哉稟竊
恐其歲月深遠碑銘漫滅不足以彰　神之休功遂與縣
宰蒲希尹命工增葺□□□□勒舊銘于石以爲後人之榮觀
噫□明正直依人而行者神也　馮公之靈信亦有所待
矣崇寧三年三月初五日歷下張　稟　謹序
進士張鈞鄉貢進士杜常進士□權同摸字
進士任忠亮□丹
將仕郎州學教授安　忱篆額
從事郎軍事推官蒙　汲監修
奉議郎知渠江縣事賜緋奠袋蒲希尹立石
朝奉郎知渠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賜緋

右碑在渠縣北三里龍驤山濟遠廟前趙明誠云以范蔚宗
逸漢書攷之文云字鴻卿而碑云皇御史云初舉孝廉七遷至廣
漢屬國都尉拜御史中丞順帝末持節揚州諸軍事與
中郎將馮煥擊破羣賊今按碑自舉孝廉至為廣漢屬國凡
十一遷而為中丞与特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為都尉前碑
云討賊時坐追州縣不法而史不載又云為隴西太守坐罔吏辜
旬不分玄宜以羌驚動為四府所表遷家拜隴西太守而史
但言遷隴西太守史云為遼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
校尉還廷尉太常拜車騎將軍以碑攷之緄為遼東太守
以前嘗為治書侍郎御史遷尚書遂為廷尉未嘗拜京兆尹
及司隸也史云振旅還京師監軍使者張璫家臣者白国奏緄
會長沙賊夏利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逐賊夏利策免而碑
云緄嘗受封以誣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降位史
云復拜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攷致其死遷故車
騎將軍馮之弟中官相黨共誹謗誣緄坐輸左校而碑云
表荆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太原太守劉瑱不宜以重論
坐正法作左校亦皆不合史又云為河南尹時上言蕙典中官
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拜屯騎將軍後為廷尉平
於官而碑云夏廷尉奏中官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
遂位亂康元年薨亦當以碑為正碑又云緄謚為桓侯之不
載史之失實太平以此于謚名到當時所書其名字官爵不
應差誤可信無疑閱此碑可以訂正史之訛宜刻類編曰緄
絕於廷尉而以將軍竪碑首者以金紫之貴也張熹崇嵩中
知渠州杜常渠縣人崇寧五年內戌蔡嵩疑榜進士張鈞字子
和紹聖四年登進士乙科授迪功郎主泽州宕鄉縣簿元漢
州什邡縣事通判遂州累官至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兼提
舉常平事改轉通判官見宦山集張以墓志銘安化崇寧
中進士嚴派合州人元祐中進士蒲希尹崇寧中知流江縣

宋勑封漢車騎將軍馮公濟遠廟牒

高一尺一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二十四行行十四字字徑六分至寸餘正書

勑渠州漢車騎將軍

又加封惠應王告牒

渠州濟遠廟應民公

右可特封惠應王
勑朕每務推仁政以育群生而所不
能必者水旱之來故誠信以交神神
保是格則雨暘以時應求而至民不
敢薄神之賜顧無以報則告于有邦
君子朕惟有土之守與民同休歲則
敬聽其言錫神之號盼封列爵冠服

之儀秩以命數所以答揚神休而丐
神之終惠也惟神其亦不閟其靈以
對寵命以助予仁民愛物之政可依
前件

崇寧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書令　閩

中書侍郎臣吳居厚宣奉

中書舍人臣劉正夫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侍中　閩

司空兼門下侍郎　京

門下侍郎　挺之

右碑在巢縣濡須廟碑宗史宰輔表吳居厚崇寧三年拜中書侍郎蔡京崇寧二年兼門下侍郎趙挺之崇寧三年拜門下侍郎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為太學錄太常博士以薦除左司諫徽宗時以起居舍人為編修官徵還中書舍人進給事中俱有傳

宋劒南東川靈護廟記

石連額高八尺廣五尺四寸五十行行存八十三字字徑七分正書額八字字徑六寸篆書石下方殘缺

劒南東川靈護廟記

劒南東川靈護廟記

崇寧二年十一月八日劒南東川被

旨以唐東川節度使撿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顧公彥亮□□□從其

弟撿校司空東川節度使彥暉祠載在祀典粤十一月二十一

日奉

勅宜賜靈護廟為額從所請也　命下之日郡人歡呼

金石苑　宋劒南東川靈護廟記　崇寧三年□月　中江

鼓舞相□詣守□王吉甫求文以□其事吉甫辭不能文而郡人勤請不已乃採才輿議□□故實以為之記曰□□□

紘□□□所在皆是也吾何行如之是則古公□□山□水滸
以辶□之迹不可辶□也明矣況土地者吾所受於君而有之
者也人民者所與保此者也□□□□□□□□□□□□□
□□□□□於□□生而取義者吾之節也　公雖容詳緩
有儒者風豈慕子思之居守者乎真可謂仁者之勇也嗟乎
太保　司空之志節如此而史傳不深〻其本末得□□
□□□□□□□□□□□□□□□□□東川士人□壽朋等
狀列　公之行事□□前後連名叙述上聞於　朝
廷下訴于本州者多至千人少猶數百章累上而每為執事者
所却壽朋等□□於□□□□□□□□□□□□□□□□□
□□□之間未始一日而怠于陳請也秦漢以還下暨唐季守
茲土者莫知其幾何人寥寥千載廟祀血食者惟　公伯仲
豈非功德之被於人者深□□□之表于世者著而□歟不□□
□□□□□□□□□□□□□□□□□□□□□之若是也□按都□
顧公祠宇郡人呼為　二相公廟乃疇昔□广□□之
故基當建攻城垂破之日　司空率將佐親從會飲于□堂
〻〻□□以寄□□□□□□□□□□□□□□□□□□□□
□□於賊也　太保有□□□民之功　司空□□□□
□之□心□□□東川忠藎罄於王室既沒而東川之人思之
為之立廟於死事之所歲時奉祀以迄于今□□□□□□□

□□□

功於民則祀之以死□□□□□□□□□□□□□□□□
□□□□□令出於天子而載之典冊故謂之祀典非其所
載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然則紀載冊書而以時祀之其
為禮命顧不重歟比□　文□繼以　□□□
□□□□□□□□□□□□□未□□□□□夫祈禱有應而
不載祀典者各以名聞于　朝廷□加□□以助生民
之福吉甫詢考　二相公廟神靈顯著之迹□□□□□
□以一惠之義不敢□□□□□□□□□□□□□□□
□□□□□察判官廳公事崔琯□□郎□□節度判官廳公事
何宗韓節度推官宇文□刂祈請□庇民之大□祈禱有應靈
迹以上之□曰不□□定于太常曰祀岱□□□□
□□□□□□□□□□□□□□□□□□□□□□□□
僉曰然乃具以聞　□是乎□□　□□
制曰可於是郡人相與□飾廟宇而題之尚祈　靈德□□
覆照俾雨暘時若年穀順成災害不生□無天惡以荅
□□□崇禮命之意恭惟　太保　司□□□□□
□□□□□已以□□　節以死事沒而廟食於此土捍患
於一方□□門□永隆無□固非寡聞鄙陋之人所能□次其
駸駸也吉甫後　司空二百餘年假守東蜀敬覽壽朋等□
□保□□□□□□□□□□□□□□□□□□□□□□
□□□□□□□□□□□□□□□□□□□□□□□□□
□□□□□□□□□□□□□□□□□□□□□□□□□
□□□□□□□□□□□□□□□□□□□□□□□□□
□□□□□□□

盡節之後親屬寮吏從　公死義皆無在者史筆但憑怨家
仇人所記之事□書之簡試略舉其行事之大者一二以明之
則其餘可以類推矣且如本傳稱□□□□□□□□□□
□□□□□□□□之師以撥亂反正乎此其勲烈之尤著
者庶幾乎桓文之□□固當□□□□以示□□而其所紀述
止如此則於勸善揚功之義缺矣又如　太保被命節度東
川□□□□□□□□□□□□□□□□敬瑄之罪
固不容誅而嫌隙之端亦啓於此矣他日王建□成都□敬瑄
以　太保與建并力告難於朝前嘗奪節見誣今其告難之
辭詎可信乎至若王建率兵二十萬□□□□□□□□□
□□□□□□□□□□□□□□□□□□□□□□□□□□□□
罪在建而不在　司空也灼然矣又書梓州圍急　司空
顧王宗□曰可自求生指頹垣令逸然則將佐之欲遯逃者豈
無可□之□□□□□□□□□□□□□□□□□□□□□□□□
謂能得士心生死共之矣今乃書其誓約曰□□□□□□□□□賓
□□□□□也乃與請欲死難之事相矛盾矣善乎王肅之評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而其辭有□□□□□□□□安於淳厚
每□□□□□嘗不歎美其言之是者而三復之以為篤論之君
子也士之以身許□□□忠□命斯□□矣而好事者乃以無根
之語疵之異夫君子成人之美其亦近於薄矣又書城破之日

寮□□□□□□王建之後□□□□能摧堅陷敵而謂
司空之無能為爾且禽困覆車古人嘗有是喻豈□握七萬
□□□出□□□一旦之勝負顧乃安坐圍城之中以自盡
者乎此雖愚庸無復計□之□□□□□謂　司空一□
□□□戈□□□□□之兵恭行天討師之所至如摧枯拉
朽未有不因□□□兵□□而□□□□其□□同心
與夫士卒之衆死□□事矣至於守禦拒敵窮□危困然後□
□□□□言以及之何□□□謂□傳所□□□□□
□之辭若非憑怨家仇人之所記必不如是之甚也□□□人
而□□□□□□□□□其□□□則詢考之際一憑於仇
人之辭而已苟欲加誣何所不可聽□者或不能悉其□□□
□□□□得其□也□□□□□夫由是益知書傳之不
可盡信孟軻亦嘗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是誠有痛於斯
言其或徇名顧義視死如歸者此固天下烈丈夫之□□若處
之不得其當□一死□□□□□□□□□□□是□□生
之□□□□□之最難者也世□□□□□之士□□顧身□
□□□□□□□天下之為人臣者□□□□要□濡忍貪懦
之夫方且竊笑而心非之甚者□□□□□□□□□□
□□□□□□□□□而□□也昔杜牧圍□□使君□沒恨
不□□□□□□□□□□□

广□□□意於斯文以道感槩之□心而已仰惟　忠貫白
日志被秋霜□□□□□□□□□□□□□□□□□□□□千兔
之毫不足以既其實揭南山之竹不足以□其□□揚□而□
□□伯夷特立獨行餓死于首陽之下柳下惠直道事人三黜
而不去父母之邦孔子稱其仁□而亻名□□□□□稱其□
□□□□於三□□孔孟□西山□□夫東□□紬臣□張巡
□□□寍□□□□□□□睢陽之卒□□□□之軍保障江
淮使不得趣軼而南糧盡失外救不至城陷被擒不屈而死功
在□□□□□□□□□□未□□□□□□□□□作俾以明
之□亻紛紜之論乃忌　公之□□□□□□□□□□□□□□
司空□□□方沈淪於下□于茲有年矣□□□□□□
□□□□□世發□□□□□□□□□□□□□□□□□□□□
□□為宋有休光宀□而亻以明□然則昔日之沮抑乃所以
啓今日之□□□獨為今日之光榮□□以□□百代而不為
也至若巡遠し□於睢陽□□之亻□□□乎　司空仗節
於□□□□□□□□□□□□□□□□□□□□□□□□□□□□
能辯之者是以不文□□□□□□□□□□□□□□□□□□□□
□□□辶自頁於□阝□豈□軍宀客聞之慕義而□死者五
百餘人太史公高其事□士之死□□□□□□□□□□□□□□
吏三十六人辶□□降同日□害□中□□其功□□□□□□

宋沈博毅大書靈棗二字

石高五尺廣三尺大字徑一尺九寸左一行九字右一行六字字徑三寸至六寸不等正書

崇宣四年九月十四日

靈巫

來來

夢溪沈博毅書

仁□□□門　公在危城之中將佐門生倍以死而無異心及圍且急咸同日以徇□□□之感人也如是由是觀之非獨□□□□□賢也而其寮屬亦皆天下之節士也夫夫也豈斯人之徒□可以無愧於田氏之客及睢陽之將吏矣於是又知公之能得士也崇宣三年□月二十三日朝請大夫攝知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州□□□□軍兵□巡檢賊盜公事騎都尉借紫王吉甫□□□□知□州事□□□□□□□□□□□□

右碑在三十面縣記唐節度使大保二顧公也按唐書顧彥亮作彥朗豐州人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弟彥暉漢州刺史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為節度使景福中涖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鄭刺史王建將華洪率衆五方攻彥暉凡五年戰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之既殺而東川人立廟於死事之所歲時祭祀記與本傳合王吉甫字公憲同州人舉明經歷大理少卿知梓州歷拔點梓略刑獄亦有傳

宋潼川府修學記

存三段每段高六尺五寸廣三尺三寸
八行行十九字字徑二寸八分正書

潼川府修學記

學不可一日而不葺猶士之不可一日而學而不葺久必壞士而不修久必荒積壞爲力也艱積荒而後之爲悔也莫及潼之眉山任炎佐之爲教官也一柱蠹必易之必新之一瓦漏必補之一不備必使之備由旦夫子之牆而入其門升夫子之堂而造其室洞洞翼翼慢易之心無自而入也豈獨官庭壇宇則然

士之身修也亦如是嘉定八年九月朔太守釋于先聖先師退則登公堂揖諸生教授與諸生進曰學既賴郡侯畢葺侯盍記之後十有五日泮飲酒因舉魯僖公能修泮宮之頌相與言曰公遠矣魯之君臣其辭夸而魯之禮樂猶可歸見又況古者聽訟于是理兵于是則夫學也匪惟教也而政出焉雖然立政必自修身始士可一日不修猶學不可一日而不葺學之不健者能葺之雖日月就可也士之不修掌教化者之恥也而非日月之所能就何以言之大觀四年學始有記潼川先生楊公之作也公紀學之落成而及夫昔之教者必以漸熙寧中佩觿入學太常公職教事責之以學不躐等必五十而後可以言讀易聞之戇然終身佩之今公之記大書深刻於東廡學者之所宜誦而思也近世之學或傳習口耳或高談性命傳習口耳則無覺高談性命則

直學馬轙免解進士文思謙掌□賈輔馬轙等立石